

◎往日情怀

父亲的算盘



□杜学峰

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要拆了，在整理房间的时候，我看到了父亲卧室墙头挂着的那把旧算盘，那是父亲生前的最爱。我小心取下算盘，轻轻拂去算珠上的灰尘，似乎又看到了父亲往日清晰的身影……

小时候，我是伴着父亲拨打算珠的声音长大的。父亲是生产队会计，家里那把算盘是父亲的宝贝。算盘是用紫檀木制成，铝制标牌包边，酒红色的算珠，因为父亲长期使用，

每一粒算珠子都油光发亮，拨动起来极其灵滑，撞击出一串串金属般悦耳的脆响。

父亲虽是一名小小的生产队会计，但一直很忙，从我记事起父亲就没清闲过。白天，他要和社员一起劳动；晚上，就在昏暗的煤油灯下，记账算账。那个时候没有计算器，更没有电脑，唯一的办公用品就是一把算盘，无论是多么烦琐的加减乘除，全都要靠一把算盘来完成，一遍打完了，还要复核两到三遍。每当夜深人静时，我总会被那“噼里啪啦”

的珠算声吵醒，那时我总埋怨父亲扰了我年少的好梦，现在回想起来，觉得那声音应该是那个年代响在寂静乡村里最美的音乐了。

生产队的账算得非常细，社员出工记工分，按工分分配粮食，年底按工分分红。父亲对账目特别认真仔细，每户每个劳力出工挣的工分都算得十分准确，不让社员吃半点亏。每当秋季分配粮食和年底分红时，父亲总是要先用算盘算上好几天，不少一斤一两，不差一分一毫。社员都非常佩服，他们说：“‘铁算盘’算的，我们放心！”几十年来，父亲没出一点差错，他常说：“当会计就要公正负责，账要记得准，数要算得清。我多费点力不要紧，把账算准了才对得起大家。”

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，学校开设珠算课，要求每个学生自带算盘。母亲用一根红绳子系在算盘的两端，让我挎在身上。记得那时我身上一边挎着书包，一

边挎着算盘，可神气了，有时为了炫耀，还故意跑几步，让算盘在我的身上“哗哗”直响。也许是受父亲的影响，我的珠算学得不错，常常受到老师的表扬。

等我长大了，父亲也从会计岗位上退了下来，算盘也就用得少了，可是父亲离不了跟他朝夕相伴几十年的“老伙计”，隔三五天便把它取下来，擦拭得油光锃亮。家里有收成时候，父亲就把算珠拨得“噼里啪啦”地响，脸上喜形于色。直到多年以后，父亲病重，挂在墙头的算盘就再也没有取下来过。

我郑重地把算盘带回城里，放在我的书桌上。看着算盘，我仿佛又回到了无忧无虑的年少时光，那些快乐与幸福，久久地萦绕在我心头……

◎亲情无限

母亲的微梦想



□钟蝶

周末，我顶着新做的大波浪回娘家。“真好看！”母亲摸着我的头发“啧啧”称赞，说自己以前也想烫大波浪，却从来都没有机会。我听了，心里一酸，年轻时的母亲也有一头乌黑的秀发，但都是为了换钱，而不敢当成一种美。

母亲第一次卖发，是在我小学的时候，那时我眼睛近视看不清黑板上的字，必须佩戴眼镜，可父亲干活的工地大半年没发工钱了，栏里的猪年底才能卖，家里根本就没有钱。没想到一个周末，母亲拿着钱说要带我去县城配眼镜。我注意到母亲的长头发不见了，变成了齐耳短发，但在兴奋中的我什么都没问。

母亲的头发剪过一次之后，便没再剪了，而且被极好地呵护了起来，鸡蛋壳里剩下的蛋清，父亲喝的廉价啤酒，都成为母亲的“护发素”。记得有一次儿童节，我想买条花裙子，但母亲怎么也不同意，我一气之下，晚上便趁母亲睡着了，想剪了母亲的头发。心里想着，你不给我买喜欢的裙子，我也不让你有喜欢的头发。没想到被母亲察觉，向来温柔的她竟狠狠地揍了我一顿，说道：“这都是钱，明白吗？”当时，我真的不明白。

直到母亲的头发再一次长到腰际，父亲在工地摔伤，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庭再次变得一贫如洗。母亲当着我的面，把头发剪了换钱接济生活，我才蓦然想起小学时买眼镜的事，那次的钱，应该也是母亲卖头发换的吧。那一刻，心里别提有多酸涩。

直到现在，我才明白，母亲竟然想要烫大波浪。只是为了我们，她一次又一次地斩断这个原本微不足道的愿望。可我现在却什么也做不了，因为等到我们长大了，不再需要卖头发换钱了，她又开始落发，一年年地下来，头发只剩下一小撮。

为了完成母亲的这个小梦想，我从网上给母亲买了一个大波浪的假发给她戴上。“这可真是老黄瓜刷绿漆。”母亲站在镜子前直乐，我情不自禁地上前拥住了她，喃喃道：“谢谢妈妈！”

◎都市闲情

我的小菜园

□郑曾洋

早晨的阳光洒满校园。晨练后，我漫步在学校的中心大道上，大道两侧杨柳依依，叶子青青，绿树成荫，清风拂面，鸟啼声声，一切都是那么生机勃勃，春意盎然。又逢周末，闲来无事，信步走到我的小菜园拔草。

我的小菜园，紧挨着学校东边的院墙，东边是几棵松柏，挡住了灰尘，也挡住了喧嚣。菜园里还有一棵小香椿树，现在枝丫上虽还没有嫩芽钻出，却已经冒出了紫色的骨朵，别有一番韵味。

这片菜园，是我一锹一锹翻土翻出来的，整出整齐的菜畦，妻子很用心地侍弄着，和我一起经常在课余来这里松土、拔草、施肥，种下各种各样的菜。

这片小菜园，曾经土地贫瘠，杂草丛生。而现在，春天有菠菜、茼蒿、小葱、蒜苗，夏天有黄瓜、丝瓜、苦瓜、西红柿，秋天有白菜、萝卜，冬天呢，就让雪落在我的小菜园里，开出一朵朵晶莹的雪花。这片小菜园，不仅让我们省却很多花费，更重要的是，它让我忘却尘世中诸多烦恼，让我享受日常的情趣欢乐，让我感到平淡真实的生活是如此美好。

阳光照在小菜园里，也照在我心中的那片小菜园，各种纷扰忧愁甚至苦痛也都如同这杂草，被连根拔掉，让我的心灵重新变得明亮纯净起来。

◎百味人生

记忆中的草莓

□陈猛猛

上班的路上，经过两处搭着塑料大棚的草莓种植基地，每次路过，总能闻到一股草莓的味道，给人一种很舒服的感觉。草莓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味道，真是难以说清楚，反正是一股沁人心脾的香味，当要仔细品味那种味道的时候，却不见了。

有好多年没痛痛快快地吃草莓了，现在看到大棚里面的草莓，那尘封已久的童年记忆，有关草莓的生活片段又浮现于眼前。

那个时候，奶奶在老家的菜园里种了一大片草莓，春天草莓开花的时候，一大片的洁白煞是好看。小妹非常迷恋草莓的花，去菜园的时候总要掐几朵，然后小心翼翼地别在又长又黑的头发上。奶奶种出来的草莓并不很甜，带着一股酸味，但绝对纯天然，这些草莓遵循着时令，该开花的时候开花，该结果的时候结果，不紧不慢地生长着，不像现在大棚里人工培育出来的草莓，虽然个头很大，颜色也很鲜艳，但吃着却少了很多味道。

奶奶种的草莓稍微有些泛黄，我和几个特别好的伙伴，就在菜园里偷偷摘着吃，酸中泛着一股甜，甚至

还会将牙酸倒，但我们却乐此不疲，想起来那时候摘草莓的时光真是幸福。喜欢小时候的那种感觉，自己还是个孩子，无忧无虑地成长，仿佛世界上所有的忧伤与痛楚都跟自己无关，就像奶奶种出来的草莓味道：有一种夏日的午后，在郊外树荫下野餐的感觉，空气是无比的清新，混合着野餐食物的甜香。

现在，多想找到属于自己的普罗旺斯然后诗意栖居。房间虽小，但精巧雅致，小床紧挨着小窗，在清晨熹微的晨光中，呼吸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，于鲜花和鸟儿的鸣唱中，慢慢睁开惺忪的睡眼，迎接一缕缕充满希望的金色阳光，然后爬起来坐在床上透过小窗，悠然自得地看外面的世界。若是

某天窗外下起了雨，就起身泡一杯暖暖的茶握在手中，坐在床上靠着窗，听雨水落在青草上的天籁声，恣意地陶醉于窗外美妙的音乐剧，远离都市的喧嚣和浮华，远离凡尘的名与利，无欲无求，宁静相伴，行于流水烂漫处，歌于花鸟鱼虫间，劳作于房前屋后，抚琴于山巅小亭，天人合一，优哉游哉……

真好，因为草莓，不知不觉又重温了一下儿时的梦，感觉无比温馨。真盼望属于自己的草莓季节可以早些来临，那样的话，我仍可以和奶奶一块提着竹篮来到菜园里，在清香的草莓地里快快乐乐地摘着草莓，摘得整个篮子装满幸福和甜蜜，此生再无遗憾。

